

※ 序跋選錄 ※

《曲終雅聲：《熹平石經》 及其拓片研究》後記

柳向春*

陀山鸚鵡的故事，現在已經廣為人知。我也一直在想，自己怎麼才能像那隻鸚鵡一般，為自己所服務的單位，做一點更有意義的事情呢？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古籍，經過這些年大家的努力，現在業內大都已經知曉。而其所藏的碑拓，卻還是如深閨少女，知者寥寥。但因種種關隘，直到二〇一四年左右，我才終於能夠放下包袱，開始認真思考這個問題。幸運的是，我的想法先後得到了上博教育部主任陳曾路先生和現在轉任上海大學出版社總編的鄒西禮博士的支持和鼓勵。於是，在他們的鞭策下，大概在二〇一五年時，我開始嘗試對於歷史上首次官方結集的儒家經典——《熹平石經》進行研究。

至少在《隋書·經籍志》中，就已經有了碑拓收藏的記錄，則其發端，當還在此之前。千百年來，曾經產生過的碑拓，不啻恆河沙數。而以碑拓為出發點的研究也是更僕難數。但大概來說，這些研究基本可以分為兩類：一則為補史、證史，一則為探研其藝術價值。這樣的研究意義不可謂不深遠，對於學術的深入和經典的理解與領會，裨益良多。但問題在於，碑文石刻在樹立之初，除了內容上和書法上所傳遞的文獻和藝術方面的信息之外，還應該有著其他一些值得探討的有意味的信息存在。我們對於碑拓文獻的研究，不能只滿足於對表面價值的揭示，還需要將其植入當時所在的社會政治環境中，以新的視角來審視這些文獻，以期發現一些新的問題，來瞭解其意義所在。而這冊小小的《曲終雅聲》，正是一種類似的嘗試，即將《熹平石經》放置於其所在的歷史時期之內，來考究其樹立的原因與目的，從而希望能在更深層次上理解這一政府行為的意義和價值，以及這一行為對於後世的影

* 柳向春，上海博物館研究館員。

響。但遺憾的是，我個人學淺識薄，對於這一探討只是淺嘗輒止，不能更加深入。

這冊小書出版的原意，在於揭示上博所藏碑拓文獻，因此書中主要針對《熹平石經》的拓片而言，其他相關的研究成果，如果並非以原拓形式存世，則基本上不做探討。從《熹平石經》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做法無疑是有些問題的。但既然本書的目的在此不在彼，那麼想來也是可以被大家理解的。本書的第一章，介紹了《熹平石經》的各種基本知識，並結合近年來洛陽太學考古發掘材料，推測其當年可能所在的地點。第二章從學術史角度梳理了《熹平石經》產生的內在理路，以及根據當時社會政治形勢而催生石經建立的外在推力。第三章簡要介紹了自宋代以來對於石經的研究狀況。大概而言，在清代之前，能夠準確分辨漢魏石經的學者為數甚少，故過去對於漢石經的研究，也相應地比較落後。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重新發現漢石經以來，最值得表彰的學者大概有這麼幾位，一是兩位發現者徐森玉及馬衡，再就是幾位研究者，如羅振玉與張國淦等，但張氏研究雖然對於漢石經本身意義重大，卻與石經原拓並無關聯，故書中對此並未著墨。除了這幾位的收藏與研究之外，民國時期還出現了幾種原拓集，對於推動《熹平石經》的研究至關重要。因此，在分別介紹了徐、馬、羅三位之後，又將這些出版品簡單進行了一些說明。特別需要指出的是，馬衡對於石經的研究可能不止於漢石經而已，在魏石經方面，根據他的日記，應該也有初稿存世，尚須我們繼續發掘。第八章其實最貼近本書的主旨，就是以展示一些比較特別的拓片為主，並略作說明，以便更加直觀地對這些拓片有所瞭解。對於碑拓我向無所知，所以書中對於各拓片之鋒稜筆意，初拓後拓，並無所及。所幸《熹平石經》的大多數拓片，根本不存在需要分別先後的問題，蓋自石經初發現至今，尚不足百年，偶存磨泐，也對研究基本不存在影響。面對《熹平石經》的拓片，唯一要留意的，就是偽拓。但即便如此，因這批偽拓的來源比較明確，也可以比較方便地判別清楚。而其具體內容，則可參看第七、第八章中的相關部分。

這本小書在初步完成之後，得到了山東大學教授劉曉東先生一如既往的謬讚，而正是因為先生對後輩這樣地不吝推轂，才使得我對於這個課題稍具信心。我對劉老師聞聲相慕十餘年，但一直無緣面聆警效，此次藉由先生高足金曉東博士居中玉成，俾先生俯允賜序教正，且寵以墨寶，為之題簽，實在令我倍感榮幸。而這本小書也必將因曾經先生的審讀，得以避免了許多低級的錯誤。書中圖片，大都為我自己取上博所藏《熹平石經》材料掃描而成。但還有部分圖片，則係得自眾友，如故

宮的汪亓、上圖的仲威和浙博的桑椹幾位研究員皆曾不吝煩難，幫我傳遞過所需之圖。另外還需要說明的是，同事邱慧蕾女士慨允擔當此書責編，同事薛皓兵先生主動幫助拍攝所需之大幅圖片，都讓我在上博寒冷的地下室中，感到陣陣暖流。而同門中山大學副教授馮先思博士則在繁忙的研究間歇，代為編排書中插圖，讓我這個技術盲不再因此而手足無措，尤其讓我領會到了學友之厚誼。而所有的這些，都是這本小書帶給我的別樣的樂趣。

如何在傳統研讀碑拓方法的基礎上，變換一些角度，以使得碑拓研究呈現出一些新的風貌，是我這些年來一直在思考的問題。這本小書，算是對這些思索的一個總結，雖然仍不成熟，但對於我個人而言，卻也是一個新的開端。

名州柳向春識於滬上強吼齋

